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九十波逸底迦法

惣攝頌曰

故妄及種子　不差并數食　蟲水命伴行

傍生賊徒食

初別攝頌曰

妄毀及離間　發擧說同聲　說罪得上人

隨親輒輕毀

故妄語學處第一

尒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尒時具壽羅怙羅於此城側溫泉林住時有衆多敬信婆羅門居士等来詣其所問言大德世尊今者住在何處若佛世尊在竹林中時羅怙羅即便報云在鷲峯山若在鷲峯山報云在竹林中若在畢鉢羅窟報云在西尼迦窟若在西尼迦窟報云在畢鉢羅窟時彼諸人欲求礼佛不能得見身體疲倦極生勞苦詣羅怙羅處時羅怙羅問諸人曰仁等得見世尊不答言不見諸人報云聖者何因故

惱我等荅言實尒我故相惱時彼諸
人各生嫌賤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尒
時世尊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
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至本處飯
食訖於食後時即便往詣溫泉林所
羅怙羅住處時羅怙羅遥見佛来為
佛敷座即安置瓶水并洗足器淨洗
足手已往迎世尊収取上衣白言善
来世尊願於此坐佛便就座坐已即
取瓶水自洗雙足於洗足器傾去多
水餘留少許告羅怙羅曰汝見器中
留少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
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
耻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
為乏少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器中少
水撼寫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少水
盡棄于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
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
慙耻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
說為棄盡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
傾側至地告羅怙羅曰汝見此器傾
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
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耻亦

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傾側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覆之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此器覆在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傾覆沙門之法復次羅怙羅如醉象王有大力勢牙如車軸肥壯勇猛善能鬪戰往戰場中共他戰時四足兩牙尾及脊脅悉皆作用唯有其鼻卷而不出羅怙羅此象為護命故不用其鼻以摧彼軍象師即念此之象王護惜身命羅怙羅若彼象王共鬪之時出鼻戰者是時象師即知此象不惜軀命自軍他軍遇便殘害無惡不作如是羅怙羅若復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說是人無惡不造尒時世尊說伽他曰

若人違實法　故作虛誑語　乃至命終來
無惡而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猶如猛火焰
不以破戒口　噉他信心食

尒時世尊復告羅怙羅曰於汝意云何何意世人手執明鏡羅怙羅白佛

言世尊彼執鏡者為觀已面善惡之
相佛告羅怙羅如是如是汝之所有
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
欲起如是身業此之身業為害自身
并害他身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
未来感苦異熟耶為不害自身并不
害他是勝善事是安樂業能於未来
感樂異熟耶羅怙羅若汝作此觀察
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
能損自他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
未来感苦異熟此之身業應當捨攝
即不應作羅怙羅若汝作此觀察之
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
益自他是勝善事是安隱業能於未
来感樂異熟此之身業應當發起修
其善事復次佛告羅怙羅汝之所有
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
正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
當受苦報即不應作若益自他當受
樂報便應修學復次佛告羅怙羅汝
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
察我曾已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
害自他當受苦報所有罪業應對佛

前至誠懇惻說所作罪或於清淨同
梵行者前說其愆各發露說悔將來
禁戒更不重犯若作善業能益自他
當受樂報應發歡喜心於日夜中慶
其所作勿為放逸羅怙羅如於身業欲
作正作已作三時觀察當知語業意
業亦復如是羅怙羅當知過去未來
及以現在所有行業皆由意生應數
觀察棄捨妄念常起善心羅怙羅若
有沙門婆羅門等於身語意業現起
之時應善觀察令極清淨常多修習
相應而住羅怙羅如於現在觀察三
業令極清淨相應而住過去未來亦
復如是是故汝今於三業中恒善觀
察令極清淨相應而住勿為放逸尒
時世尊說伽他曰
羅怙汝當知　常觀察三業　不令造衆惡
是順諸佛教　此是聲聞業　汝今應可修
修習此行時　長善息諸惡
尒時世尊為羅怙羅示教利喜說是
法已時羅怙羅礼佛雙足歡喜奉行
于時世尊從座而去此是緣起尚未
制戒

宗圭

佛在逝多林尒時法手苾芻是釋迦
子於此而住善能言說降伏他論于
時中國有一摩納縛迦為求學故往詣
南方事廣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刼比
羅因緣中具說時摩納縛迦所事師
主是南方婆羅門博通諸論與摩納
縛迦及諸弟子漸次遊行經諸城邑
遂到室羅伐城時彼城中有一婆羅
門為衆之首聞有南方大論師至告
諸學徒曰汝等知不有婆羅門是南
方大論師今来至此欲求敵論若彼
論師於諸論中而立義者汝等各隨
所習共相酬對若能破彼斯曰善哉
若不能者宜當引彼往釋子中令與
論議若其論師能破釋子此即是我
婆羅門勝若其釋子伏得彼者斯亦
是我婆羅門勝何以故能令八方震
大名稱云南方有一大婆羅門善解
四明妙通八術来求激論至室羅伐
城城中有人能摧彼論我等諸人亦
非墮負時彼論師於晨朝時以衣裹
腹手執炬火入室羅伐城時彼城中
婆羅門子問言大師何故以衣裹腹

論師報曰所受學業滿我腹中恐其
破裂故以衣裹又問何因於白日中
手執炬火論師報曰我見諸人愚癡
闇昧今輝智炬令使開明論師即便
共彼學徒更相問難有激論處人咸
杜口城中學士悉皆受屈諸人白言
大師何故辱自朋耶論師報曰豈可
於此更有他朋也諸人云有論師曰
彼是何人報曰是沙門釋子近日方
興於四姓中獨稱尊勝多聞辯說人
所共知師今可往共彼言論問曰彼
居何處報言在此城中逝多林內問
曰於彼衆中誰為第一激論之王報
曰彼皆博識聰叡詞辯分明作是語
時法手苾蒭遇有他緣因届其所諸
人見來告論師曰大師今可且置諸
餘沙門釋子宜應可共此法手苾蒭
以申論難論師即便正視苾蒭告諸
人曰略觀此相定是論主即往就之
告言苾蒭我於先師頗曾少學欲共
仁者聊敘論端苾蒭報曰斯誠大善
我此有心欲求論難何當遇敵得盡
虛懷仁既遠来深適吾願隨意當作

一百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第七張　吉

宝

論師聞曰何日對談苾芻報曰明日
可作欲在何處於某花園共作期已
捨之而去時彼論師既共期已即於
此夜研覈兩宗預設科條討尋徵斥
思惟不睡迄至天明時法手苾芻作
如是念我若破得此論師者亦未能
免巡百家門食方滿腹若婆羅門儻
摧我者我之所有名稱花冠悉皆隱
沒時婆羅門即於晨旦趣彼花園佇
望苾芻欲其來至然而法手不赴前
期久待不來遂還城內是時法手斟
酌過期便入城中次行乞食彼婆羅
門見而問曰苾芻何故不赴花園報
曰何處花園婆羅門曰仁豈不憶昨
日共期云於某處將興往復法手報
曰我忘其事婆羅門作是念我於通
夜思搆論端苾芻乃云我不曾憶復
作是念然此苾芻無過二種一是情
識愚惷二是才辯過人復報之曰明
日赴期報云如是彼婆羅門明至期
時便赴園內淹留相待還復不來企
望躊躇覆歸城邑是時法手知過
期已入城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復問

苾蒭何故還不趂期法手報曰我豈
風病耶豈唯論議一事更無餘業然
我每於晨旦承事大師所未聞法欲
心聽受門徒之輩復自教詔還往貴
人逢迎說法婆羅門曰苾蒭不應故
心妄語荅曰我實如是由此法手苾
蒭共他論者許期往赴而故食言令
彼論師屢勞往返諸外道輩聞斯事
已各生嫌賤君等應知釋子沙門故
心妄語共他論者結契園中故作虛
言令彼論者空勞往復諸苾蒭聞已
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苾蒭衆問法
手曰汝實作如是故妄語事共他期
契故心不往耶荅言實尒世尊尒時
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苾蒭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蒭故妄語者波逸底迦若復
苾蒭者謂是法手義如上說故者謂
是故心了知其事妄語者有九種妄
語八七六五四三二種差別不同云
何九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伽伐
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竇色訖里多
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而

宗主

作妄語云何八種妄語謂以無根他
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窣
色訖里多以無根見聞疑云何七種
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
正命以無根見聞疑云何六種妄語
若苾芻欲作妄語生如是念我當妄
語正妄語時作如是念我正妄語若
妄語竟作如是念我已妄語以無根
見聞疑云何五種妄語謂以無根五
部罪而作妄語云何四種妄語謂以
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云何
三種妄語謂以無根見聞疑又有三
種妄語作如是念我當妄語我正妄
語我已妄語云何二種妄語謂我正
妄語我已妄語無有一種成妄語者
復有五種妄語何者是耶自有妄語
得波羅市迦有得僧伽伐尸沙有得
窣吐羅底也有得波逸底迦有得窣
色訖里多云何妄語得波羅市迦若
苾芻實不得上人法自稱言得此之
妄語得波羅市迦云何妄語得僧伽
伐尸沙若苾芻知彼苾芻清淨無犯
而無根他勝法謗此之妄語得僧伽

伐尸沙云何妄語得窣吐羅底也若
苾芻在僧衆中故心妄語非法說法
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此之
妄語得窣吐羅底也云何妄語得突
色訖里多若苾芻半月半月作褒灑陁
誦戒經時彼問清淨不而實不清淨
自知有犯作覆藏心默然而住此之
妄語得突色訖里多除向所說四種
妄語諸餘妄語悉得波逸底迦波逸
底迦者是燒煮墮落義謂犯罪者墮
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受燒煮
苦又此罪若不慇懃說除便能障礙
所有善法此有諸義故名波逸底迦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內攝頌曰
若實不見聞　不覺不知想　及疑而異說
是妄語應知
若苾芻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作如是
想如是忍可便云我見我聞我覺我
知如是說時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曾見聞覺知而忘其事作如
是想如是忍可不憶其事而云不忘
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實見聞
覺知後遂生疑彼作此想如是忍可

言於見等無有疑心語語說時皆得
波逸底迦若實不見聞覺知有見等
想彼作此解後言我實有見等語語
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而有聞覺
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見無
有聞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
聞而有見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
後言我聞無見覺知語語說時皆得
本罪若實不覺而有見聞知彼作此
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覺無見聞知語
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知而有見
聞覺作如是想如是忍可後言我知
無見聞覺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
見而忘聞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
我見不忘聞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
皆得本罪若實聞而忘見覺知不忘
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忘見覺知亦
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
若實覺而忘見聞知不忘彼作此想
後言我覺不忘見聞知亦不忘語語
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忘見聞覺
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忘見聞
覺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

見而疑聞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
我見不疑聞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
罪若實聞而疑見覺知不疑彼作此
想後言我聞不疑見覺知疑語語說
時皆得本罪若實覺而疑見聞知不
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疑見聞知
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疑
見聞覺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
疑見聞覺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
實不見而作不見想有聞覺知作聞
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聞覺
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聞作不聞想
有見覺知作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
言我聞不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
不覺作不覺想有見聞知作見聞知
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見聞知說
時得本罪若實不知作不知想有見
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見聞
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彼作
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
罪若實見聞覺知而不忘其事彼作
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忘其事說
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而無疑心

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有疑
心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有見
聞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
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聞覺知
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覺知
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見覺知彼作
此想後言我不聞然見覺知說時得
本罪若實覺不見聞知彼作此想後
言我不覺然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
實知不見聞覺彼作此想後言我不
知然見聞覺說時得本罪
若實見不忘聞覺知忘彼作此想後
言我見而忘聞覺知不忘說時得本
罪若實聞不忘見覺知忘彼作此想
後言我聞而忘見覺知不忘說時得
本罪若實覺不忘見聞知忘彼作此
想後言我覺而忘見聞知不忘說時
得本罪若實知不忘見聞覺忘彼作
此想後言我知而忘見聞覺不忘說
時得本罪若實見不疑聞覺知有疑
彼作此想後言我見有疑聞覺知不
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疑見覺知
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聞有疑見覺

宗

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疑見
聞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有疑
見聞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
疑見聞覺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知
有疑見聞覺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
見作見想不聞不覺不知作不聞不
覺不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
有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聞想不
見覺知作不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
言我不聞然有見覺知說時得本罪
若實覺作覺想不見聞知作不見聞
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有見
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作知想不
見聞覺作不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
言我不知然有見聞覺說時得本罪
若苾芻凡所有語違心而說皆得波
逸底迦罪若不違心而說者皆無犯
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
惱所經

毀呰語學處第二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時六衆苾芻於諸苾芻作毀呰語
云眇目癮躄背傴侏儒太長太矮聾

盲瘖瘂枴行腫脚秃臂大頭哆脣齵
齒是時六衆苾芻作如是等毀呰語
時諸苾芻聞已慙赧憂愁不樂讀誦
思惟悉皆廢闕懷憂而住時有少欲
苾芻見其事已咸生嫌賤作輕毀言
云何苾芻於苾芻處而作毀呰云眇
目等如上所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乃至
問六衆曰汝等實作毀呰之語惱諸
苾芻云眇目等耶六衆荅曰實尒大
德世尊即便種種呵責廣說如上乃
至此非沙門所應作事所以者何汝
等當聽往古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
者娶妻未久歡愛同居便生一女年
漸長大長者單身躬為耕墾時有居
士之子父母俱喪常於林野販樵為
業時居士子持其樵擔来至耕處田
頭樹下棄擔息肩見彼長者躬自耕
作就而問曰阿舅何故衰年自營辛
苦應居村落翻在田疇報言善来外
甥我無兄弟復無子息不自躬耕衣
食寧濟彼便報曰阿舅我且代耕仁
當還息即便執犁代其耕作遂至日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五　第十六張　丈

午家中食来喚言外甥可来共食亦
既食巳報言阿舅宜可還家然我未
知舅之宅處至日晡後當出村外路
首相迎長者聞巳即便歸舍時居士
子耕至日晚牛放青穊躬持草檐并
取犂來駈畜而歸至彼村隅長者迎
見遂即相將到其宅所時居士子掃
除廳庫布以乾土并設火烟多與牛
草長者見巳作如是念我由此兒今
受安樂我之小女當與為妻令其食
巳報云外甥當住於此勤修家業此
之小女授汝為妻報言甚善即依處
分營作生業時彼長者家有二牛每
令駈使大者為性調善小者稟識貪
餮雖復拘制犯暴是常童子發憤放
石遥打折其一角因即立号名為禿
角後於他日尚犯田苗同前不止便
放鎌斫遂截其尾因即名為禿尾禿
角後於異時居士子告長者言阿舅
先所許親幸可作之尒時長者言好
便告妻曰賢首衣服瓔珞當可辦之
小女不久欲為婚娶妻便問曰曾未
與人如何辦具長者報曰吾巳與人

妻曰是誰報云此居士子妻曰此人宗
族本不委知始白胡椒莫了生處如
何以女輒為婚戚凡婚姻者親屬還
往欲戳追呼氏族相應我方與女報
其妻曰賢首此居士子自至我家由
斯代勞得受安樂此若無者還嬰辛
苦不免躬耕妻報夫曰我實不能將
所愛女與客作人世間之人多用妻
語是時長者便作是念我若報云不
與女者作人今日便捨我去我還不
免自執耕犁今且宜應詭設方便勿
令即去時彼作人復於異時告長者
曰家長宜應作婚姻事長者報曰外
甥我之親族其數寬廣聚集之時多
須飲食宜待秋熟稻穀收成既收穀
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事須沙糖宜
待甘蔗收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餅
麵是資當待麥熟既收麥已復告成
婚報言外甥陳稻將盡可待新秔時
居士子見作推延遂生此念無容田
實揔一時成者此事由便成誑我我
今宜可往告衆人若不與者經官取
定便對衆人告云阿舅可作婚姻諸

宝

人聞巳告長者曰許言巳久何不為
壻是時長者怒而告曰諸君當知此
是我舍客作之人我以何緣與女壻
要諸人皆然時居士子便作是念我
不得錢復不得婦虛淹歲序靡見成
功我今宜可損害其人方隨意去便
將二牛半日駈使多與杖捶繫之枯
樹暴以烈日方欲言歸近劫初時畜
解人語其牛旣遭苦楚大牛便告居
士子曰咄男子汝先於我共相愛念
恩同父母知我劬勞何故今時多行
杖楚繫之枯樹暴以烈日棄我還家
我於汝處有何愆過男子報曰汝無
有咎然汝曹主於我有過牛曰彼有
何過男子報曰先許我女今者違信
牛曰何不經官男子報曰為無證人
牛便報曰我等為汝而作證人男子
曰為作人語為作牛音牛曰不作人
語我當現相令人表知汝當為盟令
人表信汝當引我為證令人表知李
我兩牛繫於廐內莫與水草滿七日
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我令出乃
至傍人來覩信驗我等噤口不敢水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第十九張　去

宝

草我現相貌令王大臣信汝言實我
當飲噉是時男子聞是計已即便俱
解放茂草中自詣王所致敬白王大
王某村長者許女為婿使役多年今
乃翻悔王喚長者問其虛實長者白
云我實不許王問男子汝有證不白
王言有王曰為人為非人白言非人
王曰是何白言是牛王曰為作人語
為餘語耶白言不作人語王曰如何
成證白言彼有實信令人表知其牛
於七日中繫在廐內莫與水草滿七
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牛令出
我引為證必有奇相乃至大王未信
已來牛終不食此若虛者我當死罪
王命臣曰當依此言看其證驗大臣
奉教便取二牛繫之廐內不與水草
時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豈期顛倒唯
獨我等日出西方幽閉廐中不聞水
草大牛報曰豈非我許居士子為作保
證於七日中自餓而住乃至王未信
來不食水草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若
放我者逢石尚噉呪水草耶大牛報
曰此居士子愛念我等事同父母豈

得達信誤彼人耶禿尾禿角曰雖實
愛念恩同二親然常喚我為禿尾禿
角我聞喚時即欲以角決破其腹大
牛聞已默尒而住彼居士子時復来
看問其牛曰得安隱不大牛報曰我
且安隱汝不安隱居士子曰何意如
此大牛曰此禿尾禿角作如是言若
放我者逢石尚觸況水草乎居士子
曰若如是者我於今夜當急逃走對
王為証命在須臾大牛報曰汝不須
憂當與禿尾禿角穿鼻安繩其絹從
我我角放出之日若彼違信食水草
時我以雙角舉鼻令上汝即報言今
此二牛告第五護世世人共許有五
種擁護者謂地水火風日時居士子
遂與穿鼻禿尾禿角報大牛曰仁當
觀此苦虐於我大牛曰與者瓔珞何
苦之有便以拘絹繫大者頭至七日
已王及諸臣親共觀視多水草田放
二牛出禿尾禿角既見水草即便欲
食是時大牛遂以雙角舉小牛鼻向
日而望王問臣曰何意二牛向日而
望時有智臣白言大王今此二牛意

欲啓王說如是事非直我二為證亦
無告彼第五護世明明白日助我證
知王見是事極生希有報諸臣曰畜
生無知尚能為人而作保證事既非
虛冝以彼女共為聟戚便放二牛俱
食水草時居士子既得勝已娶女為
妻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在傍生趣
聞毀呰言尚懷害念況復於人是故
苾芻不應惡語毀呰他人此是緣起
猶未制戒尒時世尊復告諸苾芻作
毀呰語時亦現在世所作事業不能
成就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村中
有長者住以行車為業彼有二牸牛
一名歡喜二名美味於春陽時各生
一子毛色斑駮既漸長大歡喜之子
其角廣長美味之兒頭禿無角是時
長者為其立字一名歡喜長角二名
美味禿頭及其壯盛俱有氣力後於
異時諸行車人各因飲牛共集池所
作如是言誰牛最勝各云我牛勝長
者咨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何以得
知汝牛極勝長者曰可於峻坂令牽
重車共立盟言賭金錢五百作是要

已便將已牛於嶮坂處牽其重車時
彼長者便喚牛曰歡喜長角宜可疾
牽美味禿頭亦當急挽時禿頭牛聞
毀呰語即便却住不肯挽車長者大
怒便以麁杖而棒楚之餘人報曰汝
今豈欲殺此牛耶既其不如宜當放
解人語已如上說是時二牛告長者
曰仁先養我事同父母我有何過遂
行楚毒長者報曰今由汝故罰我五
百金錢歡喜長角報長者曰由汝口
過自罰金錢我等何咎長者曰我口
何過牛便報曰何故對衆人前毀辱
於我不言好稱喚作禿頭若言好名
不毀呰我者更於嶮坂牽倍重載共
立盟要倍賭金錢二千長者報曰汝
今更欲倍罰我耶牛曰勿毀呰我定
當盡力後於異時各因飲牛事如前
說長者答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豈
汝今時更求重罰長者報言設更罰
我君等何失宜於嶮坂倍駕重車賭
金錢二千明為要契即如言契以牛

牽車令上峻坂便喚牛曰歡喜宜可
急牽美味當須疾挽二牛聞已便生
喜悅盡力牽車令至平地既其得勝
便獲金錢一千時有天神於虛空中
說伽他曰

雖有極重載　居在峻坂下　二牛心若喜
能牽出此車　若陳順意語　二牛聞慶悅
牽車出不難　主獲千金賞　是故常愛語
勿作逆耳言　若出愛語時　無罪常安樂

佛告諸苾芻彼傍生類聞毀呰時尚
能為主作無利益何況於人是故苾
芻不應於他作毀呰語尒時世尊種
種呵責諸苾芻已廣說如前我今為
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毀呰語故波逸底迦苾芻
義如上毀呰語者謂於他人為毀辱
事出言彰表他領解時得波逸底迦罪
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